

李 宏 著

纯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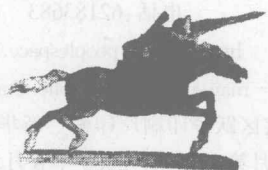


CHUNQING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I247.5
2830

纯情

李宏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纯情/李宏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033-1274-2

I. 纯…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057 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北京市海淀区跃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5.625

字数:120 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12.00 元(膜)

1935 年

亲爷爷左肩扛着犁地的犁铧左手牵着黄牛右手抱着我爸爸穿行在山地秋日的余晖里，天边红灿灿的景致很有些迷人。爸爸那时候只有不到6岁的年龄，嘴里啃着红心的生红薯，因为没有穿裤子爸爸的“小牛牛”便直愣愣地指向山路前面。亲爷爷的面部表情很丰富也很满足，嘴里哼着川北人才能听懂的那种委婉煽情的情歌：妹儿的心在我心里/妹儿的舌头在我嘴里/妹儿的身子在我怀里/啥时才能把妹儿娶回我家里……

爸爸自然听不懂我亲爷爷嘴里哼的是什麼，但他一准知道我亲爷爷很高兴，不高兴的时候爸爸不可能这么逍遥地坐在我亲爷爷的怀抱里享受他童年时的快活。

“日他个先人板板儿的，你快回去吧，老红军回来了，可是日他个先人板板的气派，是坐滑竿回来的，尻子后面还跟了几个县政府的人……”迎面跑过来的二狗子说完话便飞也似的背着背篓继续向我亲爷爷冲去。

“你妈哟你说啥子？”

二狗子继续向前冲去直至背影消失在晚霞中，他似乎并没有听见我亲爷爷的询问声。

亲爷爷搂着爸爸回到黄梁树下的屋子前时，北方人称为奶奶川北人称婆婆，也就是我爸爸的妈妈正在与一位穿一身没有任何标记的屎黄色军装的男人对骂。婆婆手持擀面杖面部表情极其丰富也极难形容地冲着穿屎黄色军装的男人吼道：“你个砍了脑壳儿的，老子等了你十几年你没有音信都以为你死妈了，你咋又回来了呢！你知道吗我又结婚了又有了娃儿了你还回来干啥子你赶紧走！”婆婆挥舞着手中的擀面杖对穿屎黄色军装的人吼着。我大姑一手抱着柴火一手提着猪食

桶正莫名其妙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县里来的人也木痴痴地站在那里。

“是哪个狗日的野男人敢来占我的码头填我的房？你让他站出来让我看看他是不是长了青面獠牙了敢动我的婆娘，敢到我家里来‘填房’（川北俗语：续婚）。你个婆娘不守妇道！你当年是咋给我说的？你可是说了要跟我一辈子的。”

“放你妈的个屁哟！你一拍尻子就跑了招呼都没打一声，我咋晓得你死到哪里去了，镇上回来的红军都说你给个龟儿子‘刮民党’当炮灰了。是你妈让你弟弟填房的，不信你可以把你妈从坟地里挖出来问问，四邻八乡谁不知道我为你们老李家做了啥子，我活着还不如一条母狗，侍候你的瞎子妈。你死都死了还回来干啥子？你不是丢下我跟那个红军婆子跑了吗？是不是那个红军婆子又不要你了？你还回来做啥子？你不在外面娶个洋婆娘你还有脸回来你还回来做啥子？”

.....

亲爷爷站在房前的黄梁树下听了几句对骂后，把我爸爸放在地上，将牛拴在牛圈的柱子上，又弯下腰抱起爸爸便下了河滩撑船去了河对岸的核桃坡。

亲爷爷的背后仍然是婆婆与穿屎黄色军装的人的对骂声。这种声音没有延续多久便停下来，黄梁树下就有袅袅炊烟一缕缕升起，亲爷爷的心里一阵揪痛脸上的表情极不自然青一块白一块红一块的很难看。亲爷爷与爸爸便在叫骂声停下来后，在无可奈何的叹息声中走进生产队仓库里生起了煮饭的柴火。

这是很久以后的1952年的一幕。而1935年年初发生的事情才是引起婆婆与穿屎黄色军装的人对骂和亲爷爷带着爸

爸出走的真实原因。因为种种原因几年之后爸爸又随婆婆生活，穿屎黄色军装的人就成了爸爸的继父。爸爸的继父成了我的爷爷，而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爷爷便被我们称作亲爷爷。

太阳把船上的桐油快要烤溶化冒出“滋滋”的声音的时候，河对岸便响起了爆豆子般的枪声，枪声穿过河水的欢叫显得更加悦耳也更加刺激。作坊镇人除了跑不动的老人孩子和鸦片烟鬼们外，早已跑得没了踪影，宁静了有些日子的作坊镇被女人们娃儿们狗们猪们制造出来的音乐混响覆盖起来。但这种喧嚣并没有影响爷爷吸食鸦片的兴致，他对枪声炮声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他将鸦片烟的烟泡烧到足有指头般大时便十分满足地吸上一口，然后慢慢地从满是焦黄牙的嘴里吐出一口气来，眼睛眯成一条细细的“缝”，表情快活极了也满足极了。这时就有一粒子弹“噌”地从他的渡船船帮上穿过，他抬起头来望一眼后仍然回复到原来的姿态享受鸦片烟给他带来的无比快活，甚至没再抬头瞧一眼那个枪眼。

“老乡，快把船撑过来，我们是‘鄂豫皖’过来的红军！”

爷爷在河对岸的人喊了无数声后有些满足地放下烟枪听一听河对岸的枪声，再抬起头来望一望对岸正在集结的队形，满脸麻木地仍然回复到原来躺卧的姿势。

“老乡，快撑船过来呀，我们是‘鄂豫皖’过来的红军，你要铜元还是要大烟我们都给你，我们有通江土烟也有‘袁大头’……”爷爷被河对岸的喊话从梦境中拽了回来，通江大烟成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通江大烟在我爷爷眼里以至在整个川北人的眼里都是最地道的鸦片，其他烟怎么说也没有味道。

“你们可不许骗我哟，前几天狗日的‘霉老二’也说好要給

我鸦片烟儿的后来不仅啥也没给还打我一顿。”

“不骗你，老乡你快一点儿！”枪声这时候又爆响起来，爷爷眼看着一个又一个自称“鄂豫皖”的人在枪声划过后慢慢地倒在地上就不再爬起来。

爷爷这时候才动了心思慢慢悠悠地从舱板上站起来，轻轻地放下摇子拔出插杠将船向河对岸撑去。嘴里便有了川北才有的山歌子：“月儿落西峡哟/男家想女家/男家不到女家来哟/女家的心就要长垢痂……”爷爷的嗓音虽然有些沙哑音调却很动人，只是这歌声与当时的战斗场景有些太不合时宜。

船靠岸后自称是“鄂豫皖”过来的红军们便火烧了屁股般日急慌忙地向船上拥来，背后的枪声越逼越近，爷爷的船帮上又多了几个枪眼。“鄂豫皖”过来的红军中一个满脸胡子拉碴的老人说：“老乡你把船撑快一点儿，人命关天呢！”

“我的鸦片烟儿呢？”爷爷在有红军将插杠拔出来后问。

“过岸后再给你，我们‘鄂豫皖’过来的红军说话算话！人命关天没有时间给你磨了！”

“啥球算话不算话，不给烟不撑船。”爷爷说这话时，手里的摇子已经停止了运动。船已经离开岸边但并没有向河对岸驶去而是向下游漂了十几米，红军后面的追兵愈来愈近，枪声和喊声也愈来愈近。

这时红军里那个满脸胡子拉碴的老人把手一挥，然后爷爷就一阵风地被按倒在船上，船的主人在瞬息间易主，“鄂豫皖”过来的红军竭尽全力地将船撑向河对岸作坊镇的方向。爷爷因为大量吸食鸦片而显得极为瘦弱的身子被两个大个子红军按倒在船上动弹不得，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爷爷嘴里发出的只有用川北俗语才能骂得出来的话：“日你个先人板板，

你们就是你妈的‘霉老二’！‘棒老二’！！你们不给烟不给钱还打人，日你个先人板板！！”

枪声在爷爷的叫骂声中并没有停歇下来，枪声如同爆豆子般地穿过船帮。红军也并不理会爷爷歇斯底里的谩骂，或许这些自称是“鄂豫皖”过来的红军压根儿就没有听懂爷爷躺在船舱里的骂声。

“哎哟，我的腿出血了日你个妈哟，我的腿出血了痛死我了！”爷爷用手抓一把血举起来让红军看得真切了，骂声也就更洪亮了，但红军并没有理会我爷爷的叫骂。

船在爷爷的谩骂声中靠岸了，大胡子红军让另一个红军摸出一些黝黑色的药物之类的东西为爷爷糊在受伤的腿上。奇怪的是，这种黑乎乎的药粉往腿上一糊，竟一点儿也没有了疼痛的感觉。为爷爷糊腿的红军用手指头捏了捏爷爷的腿，才对大胡子红军说没有伤着骨头只是伤着了一点皮而已。大胡子红军松了一口气伸出手来说谢谢你了老乡，爷爷这时候才发现为自己包伤口的竟然是个女人，一个弥散着女人身上才有的独特香味的女人。女人的鬓角有一缕秀发散落下来。爷爷为他的发现显得异常的振奋异常的惊喜，嘴里便来了劲头一连串地喊道：“痛死我了！狗日的打伤了我的腿！”红军并没有理会爷爷的叫喊声，大胡子红军对身边的人说：“记住这个老乡，如果说我们还能回来或者我们这些日子还住在这里，得帮他把船修好把他的伤治好。”说完这些话红军就互相扶持着向作坊镇方向走去。爷爷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一步一停地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嘴里仍在念叨着他的鸦片烟儿。

红军队伍中那个胡子拉碴的老人发现爷爷一直跟在队伍后面就停下来从腰里摸出两块“袁大头”说：“老乡，谢谢你今

天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会记住你的，这是两块‘袁大头’，你拿回去买些米吧！”

“我不要‘袁大头’，我就要鸦片烟儿！”爷爷面对与自己一样瘦骨伶仃的红军老人固执地说。

“老乡，吸食鸦片对身体不好，红军是将鸦片制成药剂给伤员治伤当药用的，我们也一样需要鸦片。”

“不，我就要鸦片烟儿，你说话应该算数，你们说过了红军说话是算数的。”

大胡子红军老人用眼睛看了爷爷足有10秒钟后，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对身边一个背皮包的人说：“给他鸦片吧！”说完转过身就往作坊镇方向走去。

爷爷喜滋滋地将刚刚得手的鸦片烟儿掖进肚脐前的“裹肚子”里，又重复着摸了几遍后才返回船上，从后舱的竹篓里摸出两条足有二斤重的鲤鱼提着，拴好船一瘸一拐地向坐落在作坊镇东头黄梁树下的家里走去，嘴里又放出了快活的川北情歌：“妹娃子翻过山坡坡/心里装着小哥哥/不是小哥哥不想你/小哥哥已经有老婆/哥哥我实在是没奈何……”

爷爷的歌声还没完脚步已经迈上了家门前的石级台阶。对坐在堂屋门槛上的瞎子妈说一声“妈，我回来了！”就要进到灶房里去，爷爷的瞎子妈便扔下手里用来赶苍蝇的棕树叶子骂起来：“你个砍了脑壳儿的败家子儿，你咋又把黄豆偷去卖给谭寡妇酒楼呢，鸦片烟儿能当得了饭吃还是能给你老妈养老送终！”

爷爷听见这每天必不可少的叫骂声便将一条已经跨进门槛的脚又抽了出来：“我的个妈哎，你咋就瞎着眼睛说瞎话呢？”

你把家里那点儿黄豆看得那么紧，贼都偷不走我能偷得了？我哪有那个本事？”

“放你妈的个屁哟，你要是没有鸦片烟儿吸走路咋就脚步声那么大？平日里没烟吸与阴司鬼有啥子区别？我去摸过装黄豆的木桶了，那里面的黄豆少了一升还多。我吸几口鸦片烟儿是治我这头疼的毛病，你有你妈的个啥子毛病？都怪老信子死得早没人管你们兄弟两个，我一个瞎老婆子咋管得了你们，只怕是我死了这个家也就要败了。哎，老信子不死我就省心多了。”

爷爷将鱼挂在门柱上就向他妈走去：“你肯定是摸错了，我都没有进过那间屋的门，再说了，我现在不是已经不吸鸦片烟儿了嘛！”说完这话爷爷便就势蹲在他妈的身后，撩起他妈的衣服的后襟，在地上捡起一节竹片为他妈搔起痒来。爷爷的妈嘴上虽然还不停地叫骂着，脸上却早已没有了愤怒而是放出快活的神情来。

“不吸你会有这好的劲头儿，你看你兄弟不吸鸦片烟儿身体多好吃饭都比你多吃几碗。”

“今天又过红军了，说是啥子‘碗’过来的，穿得破破烂烂的一看就是支烂队伍，与前些日子过的‘霉老二’差不多，还有几个人被后面的国民党部队打伤了。”爷爷把话头挑开，一边为他妈搔痒一边跟他瞎子妈聊着天。

“早就听说通江、南江和巴中那边来了红军了，我们这里也开始过红军了，三天两头地过队伍，每天都在打枪，一会儿红军一会儿国民党兵，隔三差五地还来‘棒老二’，一个好好的作坊镇都快给这些队伍吃光了，这些队伍比蝗虫还凶呢，明年这日子咋过哟，日他个先人板板儿的！”

“今天这个队伍不像是国民党也不像是‘棒老二’（川北俗语：土匪），我把他们撑船过了河他们还给我银子还劝我别吸鸦片烟儿呢。”

“银元呢？拿来！”爷爷的妈在听见银元后脸上立马光鲜灿烂，遂将手掌摊开伸向儿子。

“哪有什么银元？我没有要银元我只要了他们一大坨通江烟土”。说完话爷爷就从“裹肚子”兜里摸出鸦片烟儿来放到他妈的鼻子前，让他妈深呼吸着闻了闻。

爷爷的妈立即打了一连串响亮的喷嚏，然后接着又是一个长长的哈欠后说：“儿子，快去给妈烧个烟泡儿来。”

爷爷便扔下手中的竹片，说声“这都是我用命给换回来的”，便进屋去为他妈烧烟泡儿去了。

掌灯时节到了，作坊镇上开始冒出袅袅炊烟，狗们猪们也开始发出各种各样古怪的叫声。

爷爷为他的瞎子妈烧烟泡儿的时候，婆婆正扛着一大袋一大袋的黄豆苞谷莽子水稻在屋后的猪圈里忙活着，虽然仲春季节的傍晚天还有些凉意，可婆婆的脸上已经有了密密实实的汗珠头上身上粘满了玉米秸秆和杂草。当下午枪声刚刚从河滩里响彻云霄时婆婆就放下手里的针线活儿开始忙碌起来，她要赶在队伍没来家里征粮之前将所有的粮食藏在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不然这个家里一年的日子就没得过的了。要靠男人是靠不住的，男人一天除了在河里撑船家里啥事不管不问，油瓶倒了也是不会扶一把的。瞎子妈啥也干不了嘴里只会不停地叨叨，娘儿俩的一个共同爱好就是吸几口鸦片烟儿，祖上积攒下来的一些银子眼看着就要被娘儿俩吸光了。男人

倒是有个兄弟刚从学堂里出来没多久，可除了每天抱几本破书看就是犁地种田，家里的事也一概不管不问。

这一年我婆婆只有 17 岁正是孕育果实的季节，而爷爷已经是 27 岁的年龄，事实上爷爷因为鸦片烟对身体的侵蚀看上去年龄远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而婆婆浑身上下却早早地如同成熟的果实一般散发出诱人的醇香味。

这时候爷爷已经为他妈烧完烟泡儿，倚在猪圈的栅栏门上看着婆婆用玉米秸秆掩盖粮食，嘴里发出“嘿嘿”的笑声：“你撅着尻子在那里忙活个啥子嘛，那么大个尻子也不怕被别的男人看见了！”

“谁愿看就看他妈的个脚，我管不了那么多，我不把这些粮食藏好晚上征粮的人一来，一家人吃屎都没有，锅儿吊起来当锣敲，脖子上吊个碗儿讨饭去？你看着我做啥子，还不去烧水煮饭去，看着我就能把饭喂到你们娘儿母子的嘴里来了？我前世欠了你们李家多少债呀，侍候你们这一群懒汉。”婆婆一边将玉米秸秆一层一层地盖在粮食袋子上一边叨叨着。

“我又不会煮饭。哎，你听说了没有，今天来的红军里还有婆娘呢，婆娘咋也会当兵打仗吃兵粮呢，这个狗日的世道。我们两兄弟都看见了的，不信你去问二兄弟！”

“你不是也看见了吗？我问啥？我可没有你这个闲心情去管狗恋蛋的闲事我只知道这一家人要吃饭。”

“我只看见一个女的，可这些婆娘咋就不留头发呢，把头发剪得只有一拃长还盖不住脖子根儿。那个婆娘还给我腿上糊药了呢，我闻见她身上有一种香味。听说，这些人是从陕西汉中那边过来的。”爷爷说这话时仍然倚在猪圈的栅栏门上。

“没有看见你就再去看一遍，看见了就饱了你也就不用回

来吃饭了，跟着那些女红军吃奶就够了，你不是还闻见她们身上的香味了吗？我就不信女红军有啥了不起的地方，她们就可以不生娃儿不吃饭多长一个屁股多长一只奶子？他妈的是人就得吃饭是女人就得生娃儿。你的腿咋了还要糊药？”婆婆一口气叨叨了很久，而爷爷仍倚在栅栏门上憨笑着。

“没事，他妈的不小心刮了一点皮。可你咋还不给我生个娃儿？”

“你看你吸鸦片烟儿吸得像个鬼一样，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还想要个娃儿要你妈的个鸡儿子还差不多。”

爷爷听婆婆骂得有些难听脸上便有些不太自在，打一个哈欠后对婆婆说：“我看你这个婆娘是欠打，等我过些日子身体结实了再收拾你。”说完便有些没趣地离开了猪圈。

这天的夜饭一如既往地没有多少趣味，用酸菜煮的鱼因为没有太多的油水而显得腥味很重，玉米搀杂菜叶煮出来的稀饭一点也提不起爷爷一家子人的食欲。

“看来红军这次来是不打算立马就走的，已经在镇上盖棚子租民房了，镇西头的几家房子和学堂都被征用了。哎，你们注意到了没有，这次来的这些兵都是外省人，既不打人也不抢人还有些斯文呢！”爷爷的弟弟在说这些话时有些漫不经心，嘴里仍在“滋溜滋溜”地喝着稀饭。

“他们真的就不走呐？”婆婆停下手中正在夹泡菜的筷子问。

“怕是一时半会儿不会走了，那些女红军又是唱歌又是洗衣服。‘谭寡妇酒楼’里那几个粉脸儿还试着上去给他们打招呼来着，唐家的老二还在替红军找马灯呢！”

“哎，这日子是没法子过了，先是‘棒老二’，后来又来了田

颂尧，再后来过‘霉老二’，现在可好了，又来了什么红军。你们还一天到晚把鸦片烟儿挂在嘴上。”

“说谁就说谁，还没到了你可以管我的时候。”爷爷的妈重重地将饭碗往桌子上一放，饭桌上便再也没有了言语，爷爷也就是这时候隐隐约约地听见了歌声和东河河水的欢唱声。

夜里，爷爷用桃木梳子为婆婆梳完长长的秀发后，扯过一根细绳将婆婆的秀发绾了，便将衣服剥得精光如同泥鳅一样滑进被窝里。正要开始进行重复不断的劳动时，婆婆明显有些厌倦地用一只手将爷爷的手挡开说：“别费事了我累得很，也没有那个心思。”

“妈今天又说生娃儿的事了，我也没办法。”

“那有什么办法，我去镇上找医生了，人家说你要是这辈子不把鸦片烟儿戒了，这辈子就休想有娃儿。你看你要死不活的样子还能弄出个娃儿来？睡吧，我都懒得给你费那事了，你还是省着劲吸你的鸦片烟儿吧！”

“医生是放屁，镇上那么多人吸鸦片烟儿，咋就没几个人断了香火绝了后代？”

“好吧，那你就抽吧！你也不看看，那些抽鸦片烟儿的人的后代有几个长得像自己的爹妈，有几个是牛高马大的？”说完这话，爷爷便将手很没趣味地抽出来放回自己的头下开始回味他白天见到的墟景，婆婆很快就侧过身子进入了梦乡。

婆婆在睡梦中听见了河对岸有人喊过渡的声音，婆婆就用手推一推已经沉睡、嘴角流出白色液汁的爷爷说：“有人喊过河呢！快醒醒。”

“三更半夜的，让他喊球他的，撑一船人也挣不了二两盐

钱,说不好遇到‘棒老二’挣不到钱还得挨顿打。有急事让他们踩水过来。”说完翻过身子又睡了过去。

“你说得轻巧,吃根灯草。河里刚发了桃花水,淹死了人你心里好过吗?”婆婆说这话时爷爷已经有了鼾声。婆婆望一眼这个曾经高大英武的男人,仅仅几年时间就被鸦片烟儿折腾得没了人样子,说骨瘦如柴一点儿也不过分,心里便多了几分怨恨几分同情。这时候河对岸喊过河摆渡的声音更大了。婆婆没有办法只得趿上爷爷撑船用的草鞋到河边解开竹编缆绳拔出插杠将船撑过了河。

一群穿着灰老鼠般颜色衣服的人互相拉扯着在融融月光下挤上了婆婆撑过来的渡船,这些人没有言语除了脚步在舱板上弄出的声音外没有任何人嘈杂。当他们中一个妇女在船至河中心时发现撑船的是个拖着长长发辫的妇女时首先发出了惊叹的声音:“天呐,你是个女同志,真对不起了老乡,打扰了你休息。”

婆婆当时并没有听清楚这些外乡人说了些什么。这些外乡人刚上船时,婆婆也没有发现这些扛枪的人会是女人,因为这些女人既没有发辫也没有发髻。更重要的是婆婆担心这一船人发现自己是个女的不仅不给钱还会招来麻烦。

船到岸后发现婆婆是个女人的人紧紧握着婆婆的手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将两块“袁大头”塞到了婆婆手里,婆婆感觉到了塞进手里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真真切切的两块“袁大头”时,兴奋得头皮都要爆炸了。要在往常,婆婆会毫不犹豫地跳进河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但她这天已经没有了洗澡的兴致,她为这两块“袁大头”弄得心跳不已,“袁大头”还散发着别人身上的体温。